

# 石悔录

东西  
著

东 西 著

# 后悔录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后悔录/东西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.7

(桃李 BOOK)

ISBN 7-02-005233-9

I. 后… II. 东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54589 号

责任编辑:王 干 脚 印 装帧设计:何 婷

责任校对:刘光然 王 剑 责任印制:李 博

**后悔录**

Hou Hui Lu

东 西 著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9.25 插页 3

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0

ISBN:7-02-005233-9

定价:20.00 元



作者像

# 第一章 禁欲

**1** / 如果你没意见,那我就开始讲了。

那时候,我长着一头鬃发,嗓音刚刚变粗,嘴边还没长毛。“嘴巴无毛,办事不牢。”我爸曾长风经常这样告诫我。那时不像现在,有许多解闷的玩意,什么电视机,什么网络统统的还没有,茶馆也取消了,街道萧瑟,没有咖啡厅、舞厅,更不可能有什么桑拿按摩,就连门市部都很稀少。我们除了上学,开批斗会,就是搞大合唱,课堂上没有关于性的内容,就连讲话都很少涉及器官。你根本想不到,我性知识的第一课是我们家那两只花狗给上的。

那是个星期天,两只花狗的屁股不幸连在一起。它们站在仓库门前的阳光下吐着舌头,警觉地看着我们。我爸拉过一张席子,把狗拦住。我和于百家拉起另一张席子从后面合围。两只狗就这样被圈定,一个正步走,一个倒退着,在席子圈出的地盘打转,嘴里发出轻轻的哼吟。于百家兴奋地喊:“快来看呀,五分钱一张门票。”紧接着就有人从仓库跑出来,先是于百家的父母于发热和方海棠,其次是赵老实和他的老婆陈白秀,他们来到席子边,张开不同形状的嘴巴,露出白的、黄的、黑的牙齿,个别人笑得口水都流出了嘴角。狗被越来越多的人惊吓,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,脚步混乱,公的沿着席子转圈,母的倒退不及在地面拖出爪印,连续拖了几圈,爪印就像田径场上的跑道。

你可能不知道,在那个特别时期,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人想找点乐子比找钱还难,所以大家都露出了笑容,好像要把存款在这一天里连利息都花光。不瞒你说,笑得流口水的是我爸,皮笑肉不笑的是于伯伯,捂住嘴角的是方伯妈,赵大爷张开两排黑牙,陈大妈笑出了泪花……就在大家笑成一团的时候,赵山河忽然从仓库滚出来,板起脸:“爸,妈,你们被利用了,也不看看糟蹋的是谁家的席子?”

赵大爷和陈大妈立即收起笑容,但他们的表情却像失灵的刹车,怎么收也收不住,这让赵山河很没面子。赵山河是赵老实的女儿,当时在郊区的兵工厂生产子弹,人长得像个皮球,圆圆的鼓鼓的,特别是那个胸口,撑得在百货大楼都找不到合适的衬衣。我爸厚起脸皮:“山河,大家都快憋死了,就当你搭个舞台,请街坊看戏吧。”

“你干吗不拿你家的席子来搭舞台?”

“难道这狗不是我家的吗?我免费出演员,晚上还得给它们

加伙食,最吃亏的是我,不是你的席子。”

赵山河伸长脖子,瞥了一眼席子里的狗,扑哧一声笑了。她终于放下架子,和大家笑成一片,嘴巴开得比赵大爷的还大,甚至连身材都笑弯了。她的哥哥赵万年这时正好骑着单车回家,看见赵山河笑得那么放肆,脸像刷了黑漆,一手叉腰,一手把各位的脑门点了一遍:“你们太不像话了,这是低级趣味,是要挨批斗的!”

赵万年是第五中学的校长,著名未婚青年,他连“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”都讲不清楚却当了校长,不能不说是沾了“工人阶级”的光。他凶狠的口气吓得大家的脸都有些白,扶住席子的手一只只离去,最后席子再也没有支撑,哗的倒在地上,两只狗一览无余。赵万年摊开手掌,大声地:“拿棍子来。”我跑进仓库,拿出一根木棍。赵万年抓过去,朝两只狗的连接处狠狠一劈。狗们发出悲痛的喊叫,瘸腿跑向马路,它们的脚步出现了奇迹,正着走的和倒退着的竟然步调一致,像是有人在给它们喊“一二一”。它们连跑带拖横穿马路,一头撞到迎面驶来的公交车上。车的挡板立即凹陷,那个以肉击铁的声音响了好久。车轮碾过它们的身体,挤出它们的血和肠胃,但是它们的臀部紧紧粘连,就像两张扯不开的薄饼贴在路面。

我的眼睛像进了沙子,泪水忍不住流出来。我爸用席子把两只死狗包住,摔到仓库门前。赵万年伙同于百家用棍子抬起两只狗,架到门前的树桠上,木棍正好挑在狗的连接处。两只狗屁股指天头朝地,对称垂挂,就像一只狗在照镜子。刚才散开的人又慢慢聚拢。赵万年指着狗:“不要以为这只是狗的问题,关键是有没有人故意操纵?公开展示色情比传播黄色书刊还严重。你们都在现场,希望能够检举揭发。”

我爸转身走开,人群中出现一个缺口,正好被下班回来的我妈填上。她一填上,赵万年的眼皮就跳了一下。我妈叫吴生,是大家闺秀,懂书法会弹琴能绣花,名声在外,当然不是书法也不是绣花的名声,而是漂亮的名声。解放后,她不断改变自己的世界观,努力用勤劳的双手在动物园里饲养动物。赵万年盯住我妈:“凡是今天看过这狗交配的,要么写一份深刻的检查,要么写一份揭批材料,三天后交到我手里。”

人一个两个的离去,赵大爷吐了一泡口水,也转身走了。最后赵万年的面前只剩下四个第五中学的学生,就是我、于百家、小池和荣光明。赵万年看着纷纷离去的背影:“打虎还要亲兄弟,上阵还是师和生。有的人现在不写,今后就没机会了。同学们,他们不写你们写!你们给我写出水平来,水平到可以拿去学校的高音喇叭里朗读。”

2 / 我得先说几句仓库。这仓库是我爷爷留下来的,他是资本家,解放前一直做西药生意。一九四九年,城市被新政权接管,他把房产全部捐献出来,然后提起一口破皮箱,带领全家人赶到火车站,准备迁往乡下老家。那个新市长念我爷爷财产充公积极,派了两个秘书到火车站挽留,并把我家装药的仓库回扣给爷爷居住。当然不是一家人居住,一家人住那么宽,那等于还没改造过来,还是臭资本家。仓库住进了三家人,除我们家,还有于发热、赵大爷两家。于家过去给我们曾家管账,是管家。赵家过去给我们当仆人,干一些拉车扫地扛麻袋的活。我那时还没出生,这些事都是从大人嘴里听来的。等我出生时,爷爷

早就见阎王去了,他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熟悉。这样的背景,就像我妹妹手掌心的黑痣,就像我脑袋上拳曲的头发,怎么也擦不掉、拉不直。当时“资本家的余孽”像一顶十层楼那么高的帽子,戴在谁的头上谁都会得颈椎病,甚至会变成“宰相刘罗锅”,头抬不起来,眼睛总盯着自己的脚尖。哎呀!我说跑题了,还是先说仓库吧。

仓库被红砖隔成三户人家,各有各的卧室和厨房,只有厕所和屋顶是共用的。厕所起在仓库后面,有五个坑,可同时容纳三男两女。共用屋顶是因为每一壁墙只砌四米高,上面没封顶,站在各自的家里抬头,都会看见仓库的檩条、瓦片和采光的玻璃瓦,所以各家各户的声音会像蒸汽那样冒上去,在屋檐下交叉、传染。

那天晚上,我家餐桌上摆的是红薯、南瓜。我爸吃了几口就放下筷条,捏上菜刀要去门外剥狗,说是给我们弄红烧狗肉。我大声地嚷:“我不吃狗肉!”我爸晃了晃菜刀:“你怕狗肉卡你喉咙吗?”我抹了一把眼角:“都怪你,要不是你用席子拦,我们家的狗就不会死。”

“它们自己不想活了,怎么把责任栽到我的头上?”

“就怪你。你要是不拦它们,赵校长就不会看见,赵校长不看见,它们就不会挨棍子,它们不挨棍子就不会跑,它们不跑,就不会撞到车上……”

“你真会耍赖。那我问你,是谁给赵万年递的棍子?”

我顿时傻了。棍子不是我递的吗?我干吗要给他递棍子?我要不给他递棍子,而是把狗赶跑,那狗不就活下来了吗?

“不要动不动就赖别人,要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”

我爸说着,跨出门去。我妈把筷条狠狠地拍到桌上:“我看

你就没有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！你要是去吃那脏东西，最好先把婚离了。”他们为吃不吃狗肉发生争吵，吓得曾芳哭了起来。我爸不得不摔下菜刀，强行咽下吃肉的欲望，重新端起南瓜。吃的过程中，他成了哑巴，而我妈的话却像坏了的水龙头，哗哗流淌：“动物园运来了一只老虎，是在森林里刚捕到的，它比任何一只老虎都凶，但是何园长却给它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，叫什么兰兰……”

“你要是不洗，从今天起就别再看我一眼，免得把我弄脏。”赵万年的声音像砖头，忽然从屋顶劈下，打断了我妈的讲述。我和于百家跑到赵家门口，看见赵家的餐桌上放着一盆清水。赵万年命令赵山河洗眼睛。赵山河不服：“只听说过饭前洗手，没听说过要洗眼睛。”赵万年抓起赵山河的头发，把她的脸往水盆里按。赵山河扭来扭去，碰翻水盆，一部分水洒在赵万年的裤腿上。

赵山河一甩辫子：“你是不是手痒了，想拿我当阶级敌人来练。”

“你还有脸！那狗也是你看得？”赵万年抖着裤脚。

“爸看了，妈看了，方阿姨也看了，就连那些小毛孩都看了，凭什么我不能看？不就对对屁股吗？”赵山河的嗓门大得差不多掀翻了头顶的瓦片，一边说还一边撇嘴。

“你什么态度？他们看，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资本家的余孽，而你，你是什么？你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还是个姑娘！”

“姑娘就不是人啦？”

“你看看，中毒了不是？姑娘就应该像白纸那样清清白白，不要被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给腐蚀了。”

“我喜欢腐蚀，我恨不得现在就被腐蚀！你管得着吗？”说完，赵山河扭着屁股走进卧室，把门嘭地撞上。

赵万年气得手指抽风，也许自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以来，他还是头一回碰上这么强硬的声音，所以他着急了，扬起巴掌来回找地方，最后找到墙壁上的一个镜框。镜框落在地面，玻璃裂成数不清的线条，就像光芒万丈那样的线条，线条下面是赵山河的大头像。赵万年想挽救他妹妹的主意，可能就是这时冒出来的。他找赵大爷商量，要在仓库里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批斗会。他认为只有把那两只狗批臭批透，才能洗干净赵山河所受的污染。赵大爷往地上吐了一泡口水：“我的大校长，除了开批斗会，你就没别的事干了吗？到哪里去开批斗会都成，就是不要到仓库里来开，不要让我看见，眼不见心不烦。”赵万年连连说了几声“余孽”，从此不再跟他爸商量事情，后来他爸的裤裆破了他也不提醒，不提任何建议，就让他爸的脸掉在地上。

3 / 这个深夜，我们家的床板像长了钉子。我爸他翻来覆去，用背睡了一会，用手臂睡了一会，用肚皮睡了一会，就打坐起来，弄得我这个“瞌睡虫”的耳朵一直竖着。不久，他的屁股像生了痔疮，在床板上轻轻地磨了几下，半边屁股挪到床外，接着整个屁股腾空而起。床板轻轻上浮，把我提高了几毫米。我爸轻手轻脚朝我妈那边摸去。说真的，我很不愿意听到那些声音，它让我提前懂得了什么叫做“复杂”！

我爸用借钱的口气：“吴生同志，求你，就一次，行不？”

“不行。你说，你这样做和那两只狗有什么区别？”

“我想得脑袋都快破裂了。你就睁只眼闭只眼，假装没看见，给我弄一次吧！我保证就一次。”

“那你还不如用刀子把我结束算啦。我用了十年，放了一提篮的漂白粉，才把自己洗得像白球鞋这么干净，要是你对我还有一点革命友谊，就请你离我远点，不要往白球鞋上泼墨水。”

我爸叹了一口气，走出家门，在仓库前坐了一个通宵。晨光落在树冠上，我爸的眼圈红得像擦了清凉油。他掐死几只爬上小腿的蚂蚁，打了一个响响的喷嚏，就听到当天的第一次广播从红灯牌喇叭里飘出来，这让我爸感到自己还有一点用处，至少可以掐死蚂蚁，至少可以生产喇叭。我忘记说了，我爸是无线电三厂的工人，仓库里挂着的那只喇叭就是他亲手安装的。马路上传来扫地和蹬三轮车的声音，天色又亮了一点，刚才还是一块块的树冠，慢慢地分开，变成了树枝和树叶，最后连树上那两只狗的毛都清晰了。

我爸盘算着跟单位请一天假，趁我妈去上班偷偷把那两只狗红焖，还计划多放甘蔗与八角。但我妈好像连我爸的肠子都看透了，早早的起床，用麻袋把那两只狗套住，在麻袋口结了三道绳子。我爸问她是不是要吃里爬外，要胳膊肘往外拐？我妈说这狗是拿去喂那只老虎的，动物园会付一点钱给我们。我爸眼睁睁看着我妈用单车把两只狗驮走，车轮跳一下，后架上的麻袋就跳一下。麻袋一下一下地跳，最后跳出我爸的视线。我爸站起来，回屋洗了一把脸：“既然狗都拿走了，请假还有什么意义？”

这天，我妈抱着一个沉重的纸箱回家。她看见方海棠正在门前收衣服，就端着纸箱凑过去，把老虎吃狗肉的事说了一遍。方海棠打了一个喷嚏：“对不起，我好像要感冒了。”这时赵大爷

叼着烟斗从门里走出来，我妈迎上去，把老虎吃狗肉的事又说了一遍。赵大爷吐了一口烟，忙着到对面的门市部去打酱油。我妈都说了两遍“老虎吃狗肉”，却没得到一句赞许，哪怕是附和，她的心里很失望，于是就自己跟自己赌气，端着那个纸箱久久地站在门前。终于，赵万年回来了，我妈把老虎吃狗肉的事又说了一遍。赵万年拍拍我妈的肩膀：“吴生同志，你做得很好！”这时，我妈才感到手臂疼痛，痛得就快要脱开了，端纸箱的手掌冒出了许多红印。那个纸箱可不是闹着玩的，里面装着满满的一箱肥皂！

不要以为我妈讲了三次就能闭嘴，这仅仅是她后来无数次讲述的一个铺垫，就像吃饭前的开胃小碟。你说一个人干吗老要找别人讲呢？烦不烦呀？讲多了别人听或是不听？也许你还没讲，人家心里头早就发笑了。我妈一点都不清醒，吃晚饭时，开始跟我们讲述。她说那老虎扑上去，用嘴一撕，一摔，两只狗便飞上了天，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那样在天上飞着，慢慢地往下掉，掉到一半，两只连着的狗就分开了，一只飞向东，一只飞向西……老虎具体怎么吃的狗肉，我已经不太记得了，倒没忘记我妈说话的神态。那是得意的兴奋的，手不停地比画，嘴皮快速翻动，脸像喝了白酒似的一直红到脖子根。我爸说：“钱呢？干吗不买斤把猪肉让我们塞塞牙缝？”我妈像热脸遇到冷屁股，顿时没了讲的兴趣，她沉默好久，才告诉我们她用钱买了一箱肥皂。我爸说：“买那么多肥皂能当肉吃吗？”

“你看看你这两个宝贝有多脏，你的衣领有多脏，还有这些蚊帐、被单，到处都是污垢，一箱肥皂还不一定洗得干净。人活着不能光想着吃肉，还得讲点卫生，耳根要干净，指甲和脚丫子也要干净，身体干净了，心里就干净了。”

每天放学回家,我都在头发上涂厚厚的肥皂,把整个脑袋变成一团泡沫,然后不停地拉头发,企图把卷发拉直。有时候我拉累了,就让曾芳来帮忙,她咬着牙,蹬着脚,像拔河那样拉着,就差没把我的头皮揭下来。拉过之后,我让肥皂泡板结,用它当发胶,掩盖我头发的卷。那时候,我的当务之急是把卷发变直,而曾芳最迫切的是用肥皂洗手。她在手掌里涂满肥皂,搓出大团大团的泡泡,然后把手浸到盆里,盆里的水立即膨胀,肥皂泡像丰收的棉花冒出盆沿。她的手被肥皂水泡得发白,甚至泡起了皱褶。她抠着右掌心的黑痣:“哥,我用了那么多肥皂,为什么还没把它洗掉?”

“笨蛋,那是肉,洗不掉的。”

但是不死心,跟我比赛浪费肥皂。后来我发现头发越长,肥皂就越没法固定,干脆我到理发店剪了一个寸头,既不让头发卷得太抢眼,又能跟那些挨批斗的光头拉开距离。

**4 /** 在我妈的指导下,我写了一篇批狗的文章,不用说,每一个字都像填满火药的炮弹,射程几乎可以远达台湾。我用了“罪大恶极、伤风败俗、十恶不赦”等当时的流行语,就连布告上用来强奸犯的话我也写上。揣着这么一篇文章,我感到上衣口袋重重的,就像装了个铁锥子,随时准备脱颖而出。但是赵万年一连几天都不回仓库,他在学校有一套房,碰上复杂的事情就不回家。那个星期学校乱糟糟的,我连他的影子也看不到。

到了周末,我妈带领我和曾芳在仓库门前洗蚊帐。我们把洗好的蚊帐挂起来,水珠不停地从帐脚滴落,很快就在地面滴出

一个长方形。湿漉漉的蚊帐上落满滚烫的阳光，好像火碰到水那样发出嗤嗤的响声，稍微睁大眼睛就能看见水珠怎么变成蒸汽。曾芳撩起蚊帐，钻进去，跑出来，摇得蚊帐上的水花四处乱溅，破坏了地面的长方形。这时候，我看见赵万年顶着一头汗珠子回来了。他的脸硬得像块冻猪肉，见谁都不打招呼，一进屋就把门关紧。

赵家突然安静，安静得不像赵家。忽然，从屋里传来踢凳子的声音。赵山河轻喊：“拿来！还给我！”

“原来你每天晚上躲在蚊帐里看的是这玩意，我还以为你在背马克思、列宁呢。你看看，哪一个字不让人脸红？句句都够得上流氓罪！难道这就是你的当务之急吗？你还想不想当车间主任？”赵万年的声音忽高忽低。

赵山河大声地：“把它还给我！”接着，是一阵抢夺。

“想要回去，没问题。但你得告诉我，这是哪个流氓写给你的？”

又是一阵抢夺。一只玻璃杯碎在地上。嘭的一声关门。哗的一声推门。脚步在跑动。凉鞋砸在墙壁，掉到地面。赵万年尖叫：“呀！你敢咬人？”

叭的一响，好像谁的巴掌打在了谁的脸上。传来赵山河低声的抽泣。

赵万年拿着一封信黑着脸走出来，一直走到仓库外面。我们家的蚊帐这时已经被太阳晒轻，一点点风就能把帐脚抬起。赵万年站在蚊帐遮出的阴影里看信。我们趴在仓库的门口看他。他抬起头，朝我招手。我走过去。他撩开蚊帐，把我们遮住。透过纱布，我看得见挤在门口的一大堆脑袋，但是他们却看不清我。赵万年把手里的信递过来：“你看看，这是不是你爸的

字？”我盯住信笺，摇摇头。

“会不会是于发热的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他把信笺贴到鼻子前又看了一会，皱着眉头：“那会是谁写的呢？胆子大过天了。你爸妈最近吵了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吵什么？”

“我爸想跟我妈要一次什么，我妈不给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你能不能让你爸用左手写几个字？”

“是不是要他写信上的字？”

他点点头，目光在信笺上匆忙地寻找。

“让他写亲爱的山河吗？”

“放屁！你让他写思念祖国，就四个字。记住了，用左手写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这事办好了，我让你戴红袖章。”

我点点头，掏出那篇批狗的文章交给他。他接过去，瞟了一眼：“笨蛋，我是吓他们好玩的，谁让你真写了？”他把稿子揉成一团，丢在地上，转身走了。我把稿子捡起来，觉得好可惜。我写得那么生动，他竟然没多看几眼，还吹什么要拿到学校的喇叭里去朗读。

那天之后，我的目光始终跟随我爸的左手。他的左手也还是手，和右手没什么两样，手背上的血管粗大醒目，好像要从皮肤里跳出来，或者像个人才随时都想从原单位调走。除了拇指之外，其余四根指关节上都长着稀松的汗毛。关节上的皱褶挤成一团，就像树上的疙瘩。指甲尽管长了，里面没半点黑色。每一个指头都尖都圆，像吃饱的蚕。手腕处有一颗红点，那是蚊子叮咬的。我爸用这只手端碗，挠右边的胳肢窝，解衬衣上的纽

扣……塞在左边裤子口袋的是它，捏住瓜果等待削皮的是它，托起茶杯底的是它。总之，它一贯让着右手，配合右手，什么委屈都可以受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就是从来没写过字。

由于看多了我爸的左手，我的身体竟然发生了奇妙的变化。我发现喝汤时，我用左手拿勺子，书包带莫名其妙地从右肩换到了左肩。我竟然用左手扭水龙头，竟然用左手拿筷条。我就是在那几天迅速变成“左撇子”的，到现在都没改正，仿佛有了初一就想有十五，有了一毛钱就想成富翁，我对做生活上的“左撇子”还不满足，竟神使鬼差地用左手来写字。我爸看见了，把笔从我的左手抽出来：“你怎么变成左派了？”我拿过笔，改用右手写。但是写着写着，我又把笔放到左手。我用左手在纸上不停地写“思念祖国”，写得我都真的思念起来。我爸看晕了，像进入惯性，夺过笔也用左手写“思念祖国”。写完之后，他笑了笑：“你那左手哪能跟我比，嫩着呢。”

我把我爸左手写下的“思念祖国”用小刀裁下，装进一个旧信封，觉得不可靠，又在外套上一个塑料袋，这样，我的心里才一块石头落地。我把信封夹入书本，把书本藏进书包，把书包挂上墙壁，然后把自己放倒在床上。好几次我几乎就要睡着了，却被我爸的呼噜拽醒。我轻轻爬起来，从墙壁上拿过书包，压到枕头下面。我的后脑勺感觉到书本的硬度，甚至能感觉到那张纸条的具体位置。只有这样，我才像吃了安眠药，很快就听不到别人的声音。

第二天，赵万年办公室的门开着，我走进去，递上那张纸条。他的眼睛忽地放光，一手抓纸条，一手抓上衣口袋里的信，简直就是两手抓，而且两手都很快。他把信铺在桌面，就是流氓写给赵山河的那封信，然后拿起剪刀往纸条上一剪，我爸写的纸条就